

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的传统花鸟画创作转型

沈琚瑶^{1*}

(¹ 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与书法, 北京 朝阳区 100103)

摘要: 近年间,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花鸟画带来了历史性契机与深刻挑战。借助类神经网络机制, AI 不仅能够模仿古典笔墨范式, 更展现出全面且深入的风格凝练能力。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技术潮流, 传统国画创作者亟待重新审视自身角色, 使技术革新转化为风格演进的内生动力。本文以花鸟画为切入视角, 以生成式 AI 与传统笔墨艺术语言融合的潜在路径为问题, 探讨其路径与价值边界。

关键词: AIGC; 花鸟画; 人机协同; 艺术本体论; 技术伦理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3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Flower-and-Bird Painting Creation Unde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en Junyao^{1*}

(¹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alligraphy, Chaoyang, Beijing, 10010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brought historic opportunities and profound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flower-and-bird painting. By virtue of neural network-like mechanisms, AI can not only imitate classical brush and ink paradigms but also demonstrat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yle condensation capabilities. Faced with this irreversible technological tre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reators are urged to re-examine their own roles and transfor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stylistic evolution. Taking flower-and-bird painting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I and traditional brush-and-ink artistic language, exploring its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nd value boundaries.

Keywords: AIGC; Flower-and-Bird painting;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rtistic ontology; Technological ethics

引言

当前, 我们正身处一场由人工智能引领的创造性变革之中。以深度学习系统为基础的生成式技术发展, 通过模拟人脑的认知路径, 从海量数据中归纳规律、习得知识, 并持续优化其输出模型。在此进程中, 原本粗率、漏洞百出的 AI 艺术, 迅速演变为在完成度、多样性及产出效率上均不容小觑的艺术途径, 并且其应用领域也已突破静态平面, 向动态影像全面拓展。对于传统花鸟画家而言, 生成式 AI 所代表的新质创造力已成为必须正视且利用的工具。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效的视觉生成能力, 对建立在个人心性修养与笔墨锤炼基础上的传统创作模式有着互为补充、

作者简介: 沈琚瑶 (2001-), 女, 研究方向: 写意花鸟画

通讯作者: 沈琚瑶, 通讯邮箱: moysjy53@163.com

参照的作用。艺术家群体应如何理解并介入这一进程，成为关乎画种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

1 AI 生成技术的演进轨迹

生成式 AI 的运作，建立在预训练模型与大数据解析的基础之上，其核心在于实现跨媒介内容的智能合成。用户仅需提供简明的“提示词”，系统便能据此生成相应的图像、文本乃至音视频内容。在视觉艺术领域，这一生成逻辑主要体现为文生图、图生图与图生文三种交互形态。

生成式 AI 的艺术应用，经历了从粗糙到精密的快速迭代。早期以 GauGAN 为代表的平台，基于生成对抗网络（GAN）技术，实现了从语义到图像的初步转换，但其成果常面临输出不稳定与分辨率低的困境。随后，以扩散模型和自回归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算法，有效地攻克了这些技术瓶颈。当下主流平台如 DALL-E 3、Stable Diffusion 及 MidJourney，因其友好的交互界面与卓越的生成质量而被广泛应用。这些系统通过吸纳全球图像数据库的视觉养分，构建起一套模拟人类认知的学习与推理机制，并能将习得的“能力”迁移至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它们在处理非现实题材——如科幻与奇幻主题时尤显出色，能够快速为创作者提供高度风格化的视觉参考。

AI 技术带来的震撼，首先源于其令人目眩的发展节奏。从 GauGAN 面世至今不过五年，AI 艺术的质量已逼近专业水准，其形态也从静态图文延伸至动态影像。初代模型的输出常在透视、构图等基础造型层面显露缺陷，但更新的模型已能迅速完成自我修正。在短短数年间，AI 以其超常的学习进化能力与令人惊艳的艺术表达，重塑了公众的审美预期。其未来发展的终极形态，以及是否将部分取代艺术家的创造性职能，目前尚无定论。诚如学者所言，AI 生成内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稀释甚至扭曲人类独有的表达方式。AI 技术革新所裹挟的焦虑与振奋，正促使每一位艺术实践者寻求自身的回应策略。另一方面，AI 所复现的远非最终的图像结果，其仿真的对象贯穿于创作行为的全流程——从素材的采集、提炼，再到视觉语言的整合与呈现，AI 的涉猎范畴已延伸至除命题以外的所有环节。一定程度上而言，AI 所模拟的是作为创作主体——艺术家完整创作活动。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机制所具备的持续进化的特性，反映出这一技术的长期性，可见在未来的数十年中，AI 艺术与人类创作将形成长期竞争、互助的关系。然而，就现状而言，AI 尚不具备取代艺术家的主体性资格。它更多地扮演着人类意识的技术性延伸角色，其工具属性远大于主体属性。当下的 AI 仍需在接收明确指令后方可启动并调整，其角色类似于传统画坊中领悟力极高的学徒，负责高效执行艺术家的构思。然而，随着认知模型的持续迭代，AI 与人类思维模式的边界可能日趋模糊。届时，对 AI 艺术本质的界定及其对艺术家角色的深远影响，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深刻反思。

2 花鸟画与 AI 的融合路径与本体性思考

在人工智能深刻重塑创作生态的宏观背景下，以花鸟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同样面对着本质层面的危机。若要对此作出审慎的判断，我们须将视角从技术转向其创作本体——花鸟创作者的应对策略。无论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获得主体意识，都注定成为未来艺术创作中关键性的参与变量。随着算法模型的持续精进，生成式技术对艺术创作本体论价值的叩问已日趋紧迫，这要求每一位花鸟画实践者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适。

传统花鸟创作范畴中，具有随机性的笔墨样式是承载书画脉络的形式载体，诸如性灵、气韵等美学范畴均围绕笔墨得以呈现阐发。人工智能对创作流程的吸收，使得传统的花鸟创作者不光要面对是否采用技术的简单选择，更需要学会如何在“共生”与“竞合”中界定自身位置。依据 AI 的介入程度，创作者的角色定位可分作几类：固守“一笔一画皆由己出”的传统型艺术家；将 AI 用于辅助性工作（如素材生成、风格试探）而保留画面主体手绘性的改良型艺术家；在 AI 生成的样稿基础上，进行审美抉择与笔墨提纯的“导演型”艺术家。可以预见，后两种深度融合模式的探索，将成为未来领域内的重要实践方向。

AI 技术为花鸟画带来的赋能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一，是其强大的风格复现与整合能力，能够助力艺术家突破个人经验与视野的局限。在“人机协作”模式下，画家可以指令 AI 对浩如烟海的艺术遗产进行深度挖掘，从历代大师的经典图式中提取特征、解构风格，进而生成海量变异样本，为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灵感源泉。以微软“小冰”的实践为例，其化身“夏语冰”所创作的《或然世界》系列，正是对艺术史四百年间 236 位画家风格要素进行内化与重组后的产物^[1]。其所展现出的样式广度与形态完成度，为当代花鸟画家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外部风格库”。其二，

生成式 AI 的高效能极大压缩了从灵感到草图的转化周期，降低了传统创作中反复试错的物质与时间成本，从而加速了艺术家观念的形成与风格的蜕变。正如大卫·霍克尼等先行者所展示的，数字工具与 AI 的结合，能够释放出惊人的创作能量，催生出兼具个人风格与时代气息的庞大作品序列。

这一切技术变量，都促使我们回归艺术的本源，重新思考花鸟画创作能力”在当代的核心内涵。回顾传统评价体系，通常围绕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展开：一为视觉层面，关乎画家对笔墨、构图、意境等形式语言的驾驭程度；二为意蕴层面，关乎作品所传递的生命感悟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艺术家通过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将内在的真实感受转化为能够引发时代共鸣的普遍性表达。

然而，AI 时代的到来正悄然改变这一价值坐标。在当下本就存在过量视觉刺激的社会中，生成式 AI 的普及进一步消解了技术性图像的稀缺性。如今，即便毫无绘画根基的普通人，也能借助工具生成构图完整、物象肖似的花鸟画面。这使得“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技术普惠成为可能。在此语境下，艺术家“如何作画”的权重大为降低，而“为何创作”的观念性与精神权重，则被推至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简言之：作品的“情感深度”与“思想厚度”在未来更加受到凸显，因此这对创作者的综合学养、审美格调与生命体悟提出了远胜从前的要求。未来的评价标准，或将首要考量创作意旨的层次与深度，而非技术执行的娴熟度。艺术家的角色，因而可能呈现出“去技能化”的倾向，那些兼具深厚人文底蕴的学者型艺术家，或将迎来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在技术迭代的同时，传统花鸟画家也必须警惕随之而来的伦理调整。运用 AI 参与创作的作品，其作者权益应如何界定？训练数据所涉的版权争议责任归于何方？2023 年针对 Stability AI 的集体诉讼，以及 Getty Images 的侵权指控，均为业界敲响了警钟。随着相关法律框架的逐步建立，艺术家亟需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在利用技术便利时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如谷歌 CEO 施密特（Eric Schmidt）所言“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语句可能会模仿和近似人类语言，但它们只会淹没或扭曲后者。”^[2]就本质而言，现阶段的 AI 艺术仍是人类创造意志的延伸，其具体应用完全服从于艺术家的主观决策。因此，一旦作品涉及侵权、抄袭或触碰伦理底线，其法律与道德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依然是作为使用者的艺术家。在吸纳技术的同时，创作者必须正视当前 AI 模型的不可靠性，对 AI 生成内容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管理数字版权、维护创作伦理，已成为 AI 时代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之一。如学者于婉莹所言：未来的人工智能不只是基于大数据总结出的绘画技巧和模式，科学家在设计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能力时，必将依托具有人类共识的审美规则和价值判断作为其重要支撑，能够与人类的艺术创作相辅相成^[3]。

尽管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但必须承认，现有 AI 仍远未达到替代人类进行花鸟画创作的全部维度，这为艺术界的调适留下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从根本上说，作为人类意志的延伸，AI 不具备自我意识与情感体验，其所有输出皆源于对既有数据库的统计与重组，而非源于对自然生命的直观感悟与创造性转化。其算法可以模仿情感的“形式”，却无法拥有情感本身。无论是 Midjourney 的瑰丽想象，还是“小冰”的娴熟笔触，其作品的主体性始终归属于背后的工程师与使用者。AI 本身，更接近于一支极为精密的“智能画笔”，而非独立的“执笔人”。回顾人工智能的目标，实质是用机器实现人类的部分智能。花鸟画艺术创作的精髓，绝非是机械性的视觉图像生产，其本质是创作者与天地生灵之间所建立的生动的、审美的生命对话，其核心是艺术家独特的情感温度与生命体验。AI 纵然能够生成在形式上无可挑剔的花鸟图像，但这些作品终究因缺乏真切的生命投入而沦为“无根之木”。因此，花鸟画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在与 AI 的协同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自身的主体地位，重返自然，深耕生活，强化对生命世界的直观感受与哲学思考，以人之智慧驾驭技之动能，才能现人文精神与智能技术的互补共生。

3 结语

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迭代之下，传统花鸟画的创作模式面临着新的考验。面对生成式 AI 于方法、价值层面带来的挑战，传统花鸟画创作者需要从根源上调整自身的创作路径，乃至形式追求，并再视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创作者通过拓展生命经验、凝练审美判断，利用新型技术，才能与新技术共生，进而为自身创作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同时，在 AI 技术的蝶变中，创作者必须主动厘清创作的伦理边界，提升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自觉性。经此，花鸟画家的创作能与时代内涵得到更深入的契合，传统审美与新技术也可得到新的诠释与认知。

参考文献:

- [1] 小冰, 邱志杰. 或然世界[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2] 亨利·基辛格, 埃里克·施密特, 丹尼尔·胡滕洛赫尔.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3.
- [3] 于婉莹. 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变革性影响分析[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4, (01): 190-194.